

點滴
陳復生

心中的那份情

今年適逢母校香港浸會大學65周年校慶，由於疫情關係及秉承「五年一小慶，十年一大慶」的傳統，我們浸大尚志會以贊助形式，在鳴芝聲劇團演出《鄭和·情義篇》之際，特別前奏演出一段《眾仙賀壽》粵劇籌款建設母校，祝賀母校同時，亦恭祝該劇團《30+1》紀錄。

浸大尚志會是一個資深校友組織，1976年由我們尊敬的榮休校長謝志偉博士創立，獲邀入會的成員皆事業有成，最重要常存回饋母校及服務社會的心——「出心出力，出錢出席」是我們的尚志精神。

是次演出雖然只短短十分鐘，但見校友們個個活力排練，正如會長徐國楹說：「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據說他們排練時獲飾演玉皇天帝的文武生陳培柱及游龍老師專業指導，非常認真，難怪演出時也有板有眼。

猶記得5年前，我們慶祝母校60周年紀念時，以《萬世師表》為題，舉行慈善晚宴。席間校友們亦粉墨登場，作籌款演出，更有穿上漢服扮演孔子的盧恩成學長及其他孔子學生演出者葉家寶師兄等，原來許多校友們都喜歡唱粵曲、着古裝。

5年延續至今，他們竟興趣越濃，紛紛拜師學藝，研習粵曲粵劇，甚至間中上台演出，追求專業。可能我以前曾拍許多古裝劇集，早已沒有他們對



● 陳復生跟葉家寶(右)一起替母校香港浸會大學65周年校慶擔任司儀。 作者供圖

文公子手記
文公子

獵殺市區野豬是好橋？

近年，野豬在市區出沒，時有所聞，據報道，平均每年有十宗野豬傷人個案。在上星期即有一位輔警警員，在天后廟道被野豬追撞，受傷送院。

為應對野豬對民居的滋擾問題，漁護署隨後宣布新措施，對在市區出沒的野豬，執行每月5次，定期用麻醉槍捕捉及人道毀滅行動，並優先處理有大量野豬出沒、有野豬傷人或對公眾構成危險的地點。而漁護署亦正研究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擴大野生動物禁餵區範圍，減少吸引野豬於市區出沒。

漁護署助理署長(自然護理)陳堅峰，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行動只針對習慣在市區出沒的野豬，不會捕捉郊區的野豬；但為解決市區野豬問題，不排除考慮向野豬狩獵隊重新發牌。

政策甫一提出，即有野豬關注組織在社交媒體起而反對獵殺行動，認為漁護署兩年前廢除荷槍實彈的狩獵行動，推行和平理性的「人豬共存」政策，現時卻選擇開倒頭車，令人費解及憤怒。組織進而指出，是因為有人餵飼野豬，令野豬走入市區，因此，署方應加強巡查及罰款，提高阻嚇性，以阻止餵飼野豬行為。

事實上，野豬是非常危險的動物，根本不適合在市區生活。以往，香港一向有兩支民間狩獵隊，持有漁護署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發出的野豬狩獵特別許可證及由警務處發出的槍械管牌照。漁護署在2019年4月1日起，不再為野豬狩獵特別許可證續牌，原因是考慮公眾安全，狩獵隊亦被迫解散。今次同樣為市區的公眾安全，宣布每月5次定期捕殺野豬行動，的確令人有朝令夕改的感覺。

在互聯網流行的年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一個發聲平台，而香港人口眾多，有不同聲音，是非常自然的事。今次事件，事實上也是經由互聯網引發，有人拍攝到天后廟道輔警警員被野豬追撞的影片，先在網上發布，再在電視新聞出街，令公眾親眼見到野豬傷人的危險，因此，輿論自然會迫使漁護署正視市區野豬問題。

漁護署急推恢復獵殺市區野豬行動，對野豬傷警的危機，作出即時處理，在危機管理而言，是正確的做法。然而，在應對反對殺滅的網上輿論時，卻只能聲明獵殺只針對市區野豬，明顯未能擺平同情野豬生存權利的聲音，顯然並非好橋。相信比較持平的做法，應該是用麻醉槍捕捉後放回郊野；並透過教育與罰則並重，阻止市民的擅自餵食行為？

淑梅足跡
車淑梅

女人當自強背後的苦樂

一年前羅霖升級當奶奶，22歲的二兒子Jordan在美國結婚，大家都恭喜她快做媽媽。事隔一年，她再升級了嗎？「還沒有啊，我不急，我鼓勵他們多一點二人世界，他們好恩愛又好想結婚真的好難得！其實，我早已經將所有首飾分成3份，分給我3個仔，我也準備一隻戒指送新抱，當時仔仔要我寄過去，嘩，太不安全，我說不如見面時親自送上啦……Jordan在美國讀心理學剛有實習工作，正儲錢讀碩士，所以我暫時不用他給我家用，做人最重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歡的職業，好像我入娛樂圈並非我想，當年入無綫兩年多，拍《真情》飾演雙雙好受歡迎，但因結婚離開了劇集，回想起來真的好可惜。如果讓我再選擇，我會繼續留下來不會結婚！」

「現在離婚接近10年，我自食其力養大3個仔，好辛苦時常失眠，也許因為單親，兩個仔對婚姻都抱不同看法，大仔Nathan是不婚主義者，可能看到爸媽的不快過程，說一個人自由自在；二仔卻不同，15、16歲已經說希望有點組織一個美滿家庭……我好想飛美國探望他們，但來回要隔離21天真的好辛苦，我試過返內地工作，隔離期間有抑鬱、哭泣，當連網上課程也完成了，什麼都做不來，會想起很多負面的事情，最要命就到過美國，再返回內地工作頗麻煩，因為從重症監區回來，人家都怕了你！」

「回想帶著3個兒子成長，有苦有樂，最難忘遇上他們提出要到外地留學……當時我本來打算不再租房子，但最後我還是決定用一層房子的積蓄去供他們讀



● 羅霖為3個仔努力工作賺錢。 作者供圖

紅杏館
查小欣

TVB台慶有什麼戲碼？

今個星期五(11月19日)是TVB 55周年台慶的大日子，今年新人新作風，《萬千星輝賀台慶》的戲碼相當吸引。加盟TVB 8個月，連升兩級的曾志偉再度發力，除了全台藝人總動員出力演出台慶外，更請來草蠹任表演嘉賓，率領一眾男歌手勁歌熱舞，Hot爆台慶。

女歌手陣容不遑多讓，十分鼎盛，由聲導師江海迦及李幸悅，跟40位女歌手載歌載舞，儼如盛極一時的《翡翠歌星賀台慶》，場面熱鬧，女歌手定必精挑細選戰衣登場，鬥唱又鬥靚，真箇極視聽之娛。

聲夢奶爸李克勤在內地搵真銀後，特地趕回來用歌聲賀台慶，預告到時會獻唱經典歌，會是他的首本名曲《紅日》嗎？聲夢學員擁有一些粉絲，台慶夜怎少得這批年輕面孔，自畢業出道後，他們出過商演大騷，已累積了不少舞台經驗，台慶夜是表現實力的時候。青春無敵的樂壇生力軍與前輩同台，是樂壇的一種傳承。

譚俊彥擔正男一的《換命真相》有口碑，加上他爆出任韓星李政宰撞樣，人氣旺盛，他會帶領十個藝人用手跳舞，看絲

排，已覺甚有節奏感。做藝人都有一份即學即會的潛能，黃智雯不單動作向高難度挑戰，會用威地吊高8、9米，懸空表演沙曼舞姿，更挑戰自己的耳水不平衡，每次練習都會暈陀陀，甚為辛苦，正式演出時相信她憑藝人特有的超強意志，克服暈眩。看表演知道藝人苦練背後的故事，倍添投入。

陳展鵬將表演疊羅漢，看絲排片段，他連環失重心，甚為驚險。疊羅漢看似簡單，其實不單是力的表現，還要速度夠快及有技巧，練習期間已有人拉傷了，表演帶有危險性，非常講求合作精神。到時看他們苦練的成績。

近期演傻大姐獲好評的劉佩玥在台慶表演打鼓，看絲排片段，她走位準確敏捷，活力十足，與其他鼓手十分合拍。

至於會不會有招牌的藝人互相整蠱的趣劇環節，則未見提及。在台慶，但凡有藝人作有危險性的高難度表演時，觀眾覺得刺激之餘，現場其他藝人都會肉緊地在旁打氣，更有藝人會投入得眼泛淚光，當順利完成後，大家會大拍手掌，鬆一口氣，非常團結。這個畫面應會在今個星期五重現。

愉韻度曲
梁君度

不可思議的NFT

我第一次接觸NFT是今年八九月在香港首金集團的一個推介會上，那時我聽了半天講解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

NFT是Non-Fungible Token的縮寫，意思是「非同質化代幣」。「比特幣」、「以太幣」等我也曾略有所聞，但這個「非同質化代幣」還是第一次聽說。後來首金集團讓人再給我詳述何謂NFT，又講了很多藝術品如何做成「非同質化代幣」賣出，有些還賣出天價。

我覺得將一幅畫電子化就成了「非同質化代幣」很難理解。作為書畫家，我獲邀加入了香港NFT協會，並與首金集團簽約，合作用NFT技術拍賣書畫作品，於是便得花點時間研究研究這個NFT了。

據說NFT具有不可替代、不可分割、不可篡改等特點，這些特性使其可以與特定事物進行綁定，提供一種標記數字資產歸屬的方法。所謂的特定事物，可以是一幅畫，一段

視頻，一首歌，甚至名人發出一條推文。

一個名為「First Born」的NFT是推特首創執行官Jack Dorsey在2006年的第一條推文，該推文寫的是：「Just setting up my twitter」。而今年3月，Dorsey以驚人的290萬美元出售了他這條推文的NFT。

購買一件以NFT形式拍賣的數碼作品，藏家其實只得到了所有權的標記，類似於知識產權，而不是實物產品。

奇怪的是，愈來愈多公司嘗試鑄造自己的NFT，愈來愈多傳統品牌認真擁抱這種獨特、可收藏的代幣，並在數字世界裏與受眾積極互動。據說NFT提供了對數字物品的一切安全所有權證明，可以保護買方商品的價值，賣方通過拍賣交易獲得永久的收益。與傳統藝術品被拍賣的收益不同，NFTs可以被編碼為允許原始創作者在每次令牌交易時獲得收益，通常是銷售價格的2.5%到10%之間。若果真如此，大家是否有興趣更多了解NFT這個新事物？



百家廊

高衛國

舊物裏的光陰

鄉村大地融入夜色後，眾多聲音便會凸顯出來。莊稼拔節抽穗的聲音，河流沖刷石頭的淩鳴，雨水從房簷滑過的滴答，還有蟲鳴蛙鼓聲聲不歇。這些鄉村的記憶，在我逃離村莊後，都成為我腦海裏碎片化的幻影，似乎一轉身，我便跌入了一個不真實的夢。故鄉在時間的推移中漸漸沉淪，那些熟悉的声音逐漸隱去，一同隱於歲月褶皺還有浸潤著昔日時光的舊物。

掛在牆上的柴把早已老舊，鈎狀的把齒沒有了竹的光鮮，歲月消蝕中變得灰暗，斑駁的把梢盡顯滄桑。不用的把子一般都掛在牆上，把子緊緊貼著牆壁，把齒在上，把把在下，在時光中靜默。年少時，一夜北風颯過，黃葉飄零，地上便鋪了厚厚的一層，這時候柴把就派上了用場，稈桿和樹葉慢慢攪入柴把的懷抱。孩子們則把柴把夾在兩腿之間兜圈兒跑，一手拿著柴把，一手作打馬狀，嘴裏喊著，得兒得兒駕！此時有小夥伴唱起了兒歌，「南山坡，樹葉落。娃們起來撿柴禾，一撿撿了一筐籮，點火燒鍋熬湯喝。喝了三碗還嫌餓，騎上馬，找外婆，外婆給我烙油饅。」

院子裏蹲著一個大水缸，半拉葫蘆瓢就浮在水面上，那半拉葫蘆除了自用，也是為過往商販預備的。毒辣辣的日頭下，走街串巷的小販焦渴難耐，搬開一家大門的柵欄，走進院落，無須打招呼，操起水缸裏的瓢，半瓢涼水下肚，如飲佳釀。有時候，祖父繞著水缸轉了一圈，喃喃自語：「缸穿裙，大雨淋，看來要下雨了。」缸成了鄉村天氣變化的預言家。

民間戲曲裏有《王大娘補缸》，王大娘家的缸記錄著一個個煙薰火燎的日常：「這口缸，是好缸，盛過芝麻盛過米，盛過百年老漁湯。能醃臘肉能曬醬，能做黃酒能泡漿。中秋節放進幾個青柿子，到過年就搗成了稀溜溜一包糖。」蘇童在《水缸裏的文學》開篇寫道：「我始終認為，我的文學夢，最初是從一

口水缸裏萌芽的。」在蘇童筆下，水缸成了一個孩童文學啟蒙的導師，水缸裏藏著一個秘密，有一扇神奇的想像之門從水缸深處開啟。橋頭掛著一個牛槽，青石鍛造，足有兩米多長。年輕時，做過隊裏飼養員的根爺，趕著幾隻羊從橋頭經過，看著蹲在橋頭的這個牛槽，忍不住搖了搖頭。「啷啷」隨著甩向空中的鞭梢發出的幾聲脆響，橋下面傳來了根爺吼唱的民歌：「東山後日頭三萬個，一個一個往西落。一輩子喝不完井水，水罐兒都在那井台上。一輩子沙啞，曲調蒼涼，根爺應當是從這點滴的牛槽，望見了往昔歲月。橋頭的路依然向村外延伸，河水依然長流不息，牛槽依然蹲在橋頭，任歲月淘洗，似乎從來未曾挪移過。生產隊牛屋的大門外有一個石磨，石磨上下兩扇，上扇略厚。兩扇擱在一起，圓心的地方，下扇嵌著一個鑲了鐵的木軸，叫磨臍，上扇有一個圓孔，磨臍插入孔中，兩扇磨便重疊在一起，下扇固定，上扇在拉力下轉動。圓形的磨道上，腳印與蹄印疊積，一個個苦難的日子便熬了過來。

小時候，我常常拿著個小板凳，牽著祖母的衣角去村西頭看戲，有一則《小寡婦推磨》唱腔淒愴，台下一片歌聲，應該是唱盡了人世辛酸的：「推磨推到打一更，天上有雲沒星星。一盤石磨涼冰冰……推磨推到打四更，頭暈眼花兩腿疼。磨槓原有千斤重，磨道好似萬里程……」我記事起，石磨就鑄在了牆角，見識過村莊歷史的石磨，像一個寡言的老人笑看塵世變遷。由石磨衍生出的一連串帶有笑索的鄉村智慧，母親常說：「磨臍不動使推磨的。」「使」在豫北平原的方言中是「累」的意思。如今，石磨早已淡出人們的視線，和它相關的諺語卻一輩輩傳了下來。

鐵疙瘩，靜靜地坐在院內一隅，泛著烏黑的光澤，這時候它內在的靈魂尚未喚醒。一塊生鐵只有經過鐵匠的鍛造，才會閃耀靈性之光。鐵匠在合作社門口擺開了陣勢，一人拉風箱、一人掄大錘、一人掌小錘，我看看

火苗舔紅的生鐵攪進了盛滿涼水的水盆裏，伴隨著滋滋啦啦的聲音，一股白煙從盆內升騰而起，瀰漫在空氣中。經過大錘夯砸、小錘敲打、淬火重生的鐵，開裂閃著鋒利的光，像是在招呼一個農家好把式的到來。

祖母給我講過一個故事，財神爺想要幫助一對勤勞卻貧窮的老夫婦，於是黃金和白銀幻化的黃人、白人去借宿，黃人和白人都好動、不夠安分，老婆婆害怕打碎盆盆罐罐沒留他們，接著來了一個穩當的黑大漢，夫婦倆接待了他。第二天早上開來，黑大漢變成了一大塊鐵疙瘩，窮夫婦這才明白黃人和白人乃是黃金白銀所化，嘆息一聲「生就的驢命，怎能不喪唐？」將鐵疙瘩打製成農具繼續辛勞的生活。家鄉的兒歌也唱出了富貴的虛幻，「馬馱金又馱銀，馱回一個聚寶盆。馱到家，睡醒了，馱的都是土坷垃。沒有金、沒有銀，一地坭坭咯死人。」

無形的風，因一個風箱而聚攏。風箱就是一個風的收集者，多用桐木板製作。「呼嗒呼嗒」，風箱喘著粗氣，隨著這呼嗒聲，爐膛裏的火苗一張一翕，跳躍的火苗映紅了祖母爬滿皺紋的臉龐。記憶裏，鄉下最常見之物還有架子車，有人力車也有套牲口的，車的外觀樣式一樣，套牲口的車略大。承載重物時，前後空當處各固定一個荊條編織的荊苞。有時候走親戚也坐馬車，鄉下有民謠「坐大車，咂咂嘴，去買家，吃麻糖。」麻糖不是糖，是一種油炸麵食，外面裹著薄薄的一層糖，泛著紅光，仔細推敲應和油條同宗。

萬物皆背負著自己的使命，舊物在完成使命後轉身隱於歷史的蒼茫。如今，舊物以沉默代替了訴說，在無聲無息的時光中靜默。歲月輾轉盤桓，光陰流逝嬗變，然記憶永不消亡，舊物裏有過去歲月的溫度。我彷彿從舊物身上，瞥見了時光在輪迴中亘古不變的時光，每一件舊物身上，都可以打撈逝去的時光，每一件舊物裏都藏著一個漸行漸遠的故鄉。

看見光明的一面

在朋友當中以對生活的觀察，愈來愈發現同一種生活可以過出一千種不同的姿態。這種姿態或許是一個人的格局。

比如有的人在貧窮的生活中，一樣覺得很幸福，因為他覺得能夠自給自足，擁有的少，也就少了很多煩惱，每天不需要想著要去獲取什麼，在清貧之中也尋到一份樂趣。但是有的人就會對貧窮深惡痛疾，處於貧窮中就會整天怨天尤人，也不慣別人比他好的生活，所見之處都是覺得令人煩惱的。

再比如有一些人在失敗當中，也可以用積極樂觀的眼光來看待，也能夠看到一份生機所在，哪怕受盡挫折也覺得下一步依然會柳暗花明，無論生活給予他什麼磨難，他都可以向光向上；而也有一些人經歷了一些小小的失敗，就會把它擴大成無法超越的災難，自憐愛盡了命運的打擊，從

此對生活滿懷怨氣，於是把日子過得愈來愈糟糕……看過很多的案例，其實也都可以總結出來，一個人過得怎麼樣不在於他所處的是什麼樣的生活，而是一個人的格局和心態。

從某種程度來說，一件事情根據人的不同看法，它會有極端的一面，但也會是一件完美的事情。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偏差呢？這就在於人的心態和目光而已。我們並不用覺得很極端，因為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怎麼樣，很多時候都是取決於我們的心態。如果一個人的心態壞了，就好像是他戴上了有髒污的眼鏡，那麼他所看到的一切也都是消極的，如果時時能夠保持積極的心態，那無論在什麼境況裏一樣可以看到光明的一面。是的。我非常佩服那些經常能夠在事情的壞處中看到光明一面的人。其實每個人的生活都會經歷過很多挫折，甚至是磨難，但是如果我們撻不過去，那我們就會被困住打敗，如果我們善於從

困難中看到希望、看到生機，那麼這種受挫的經歷其實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種財富。回看身邊的一些朋友，他們在創業之中曾經遇到過很多困難，但是他們現在的事業根基都變得穩固，無可否認一方面是由於他們所在的環境，在大灣區發展所帶來的機遇也對他們的事業有所帶動，面對生活或困難的一種態度令他們能夠從壞的事物中看到光明的一面，其實這就是一種非常厲害的心理綜合能力，我們也知道事物發展的規律，總不會讓我們走投無路的，但是人們往往在遇到困難時就容易退縮，容易消極頹廢，但機會是留給那些心態好的人的。從那些創業朋友身上看到一次一次的失敗又算得了什麼呢？他們積極樂觀，努力在不好的方面去發掘光明的一面，所以自然機會也就眷顧了他們。不僅僅是在事業方面需要我們有這種心態，在人生裏也是很重要的。